

继续向左 爱情地图

萧耳 著
花城出版社

左岸在巴黎，
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。

左岸是一种精神生活，
存在于一个人的精神向度之中。
是一种富有人文气息的风尚化了的格调与品位，
也是小说中纠缠着女主人公何小滋的
一个深厚的“左岸情结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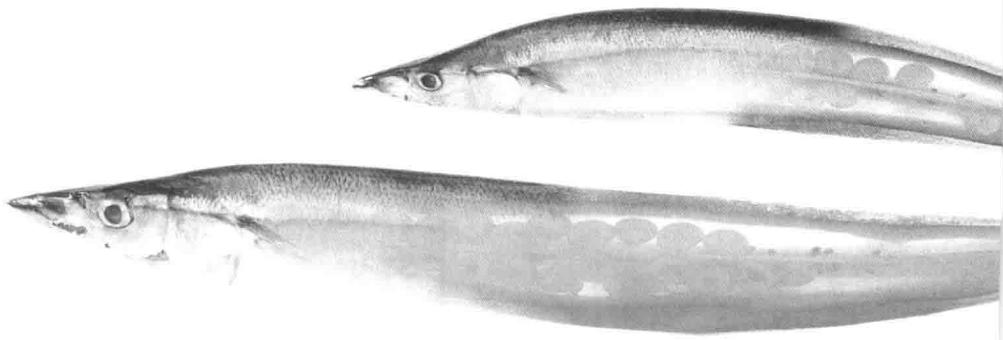
花城出版社

继续向 十一

爱情地图

十一

萧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继续向左

萧耳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3.12

(爱情地图)

ISBN 7-5360-4209-4

I . 继 ...

II . 萧 ...

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3496 号

责任编辑: 邓裕玲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封面设计: 张小不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(肇庆星湖大道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5 1 插页

字 数 26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209-4 /I·3388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/ 李 汝

很多年前读过萧耳的一篇小说，《红拂夜奔》，印象深刻。有些杜拉斯的意思，也有些李后主的意思，还有些罗大佑的意思。这三个人我碰巧都喜欢，于是也就喜欢上了这篇小说。我不知道萧耳是谁，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只是从小说中判断作者应该是个女孩，喜欢独上高楼，凭窗眺望，阑杆拍遍与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拍那么一下。女作家成名比男作家要便捷一些，于是我就等着萧耳成名，等着她从楼上下来，写出更多的作品。但我后来再没读到过她的作品。我并没有感到奇怪。很多女作家就是这样，她们就像樱花，在雾中悄然开放，令人想探个究竟。但你刚刚驻足，那花已经谢了。从冰心到萧红，从张爱玲到棉棉，很少有例外。而在例外的，几乎都是大作家。我想，萧耳看来不在例外。



人生缥缈如萍踪啊。今年深秋时节，在杭州的风荷茶楼，一俏丽女子倚墙而坐，有所忆有所思的样子。后来知道她是个记者，再后来知道她就是萧耳，《红拂夜奔》的那个萧耳。时光再后来呢，她说取“萧耳”这个笔名，是因为喜欢李洱的小说。啊啊啊。我想，哪一天我见到了双耳垂肩正骑牛出关的老子，如果说我取名李洱就是因为他，他会怎么样呢？就在这一天，萧耳告诉我，她刚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。为小说的题目，我们讨论了好大一会儿。风荷茶楼的楼主郑小静的茶很好啊，可我们都忘记喝了。

“继续向左”！萧耳不停地念叨着这个名字。对萧耳来说，这个名字显然意味深长。

直到看完《继续向左》，我才知道萧耳所说的“左”是什么“左”。此“左”非彼“左”也。既非“旧左派”的“左”，也非“新左派”的“左”。“左”针对身体而言，指的是身体之“左”。既是“左手摸右手”的那个“左”，是“左腿压右腿”的那个“左”，也是“男左女右”的那个“左”。《继续向左》写的是“小资生活”，作品的主人公，那个漂亮的女律师，名字就叫“何小滋”，有“何为小资”、“为何小资”之意？我对“小资生活”没有发言权。我约略知道，在阅读趣味上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，那么几年之后，小资就会喜欢什么东西。比如，



八十年代我们喜欢罗大佑，到了新世纪，你想单独喜欢那是不可能的了，因为人家小资已经喜欢上了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又穿进了小资刚染过的秀发。比如卡尔维诺，我们八十年代喜欢他的时候，文学教授说我们是神经病。现在，小资一喜欢上卡尔维诺，那就是档次。小资们通过DVD光盘和精美画报来阅读先锋与古典名著，把先锋当成古典，把古典当成先锋，就像把女人变成男人，把男人变成女人，把罗兰·巴特还原为同性恋分子，把古典性爱变成腿间半分钟的快感并发出音箱里的呻吟。

但是，这浮泛的生活，这“轻轻的我来了/正如我轻轻的走”式的生活，却是很多人真正的生活。如果经验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之分，那么这种生活就类似于一种间接生活。它失去了重量，它就像阳光中闪烁的浮尘，像阳台上的盆栽植物，像瓶盖半启的罐头。当这种“间接生活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的时候，它确实需要有人用文学来表现它。在我看来，这样一种“间接生活”对作家来说，也构成了某种挑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认为萧耳的文学表现，确实值得关注。小说的手法接近于生活随笔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继续向左，真到了左边却不一定开枪，得歇一会儿，然后再瞄准再开枪。这枪从使馆区打到银行，从杭州打到西藏。所以读起来，相



当轻松，非常适合倚在沙发上嗑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读，适合独上高楼时倚着阑杆来读，适合夜奔客店之际打发时光。



继续向左



目 录

序 \ 李洱 \ 1

秋

- 十二楼的女郎过生日 \ 3
电梯里的玫瑰 \ 18
从月季肚里的孩子想到性 \ 27
女人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 \ 32
荡秋千的男人和女人 \ 39
日子就像一地鸡毛 \ 44
两个女人在青岛 \ 52
第三者插足协会 \ 67
在网上水深火热 \ 71
月季的母亲日子不多了 \ 74
和老鹰在“梦旅人” \ 79
喝醉了周瑜哭了 \ 85
有一点夜一点疯狂 \ 89



1

冬

- 周瑜和小滋都笑了 \ 109
在冬天眺望北方 \ 119



2

128 / 老夏浮出水面

138 / 胖男人和瘦男人

146 / 到城东宾馆算命

155 /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

162 / 梦里的干稻草被淋湿了

173 / 大家庭的日子快结束了

176 / 两个嘉年华会

184 / 台北，香港

191 / 南街酒廊的夜晚

196 / 月季的母亲走了

春

199 / 爱情的长度和口红的长度

206 / 早春去金陵探梅

224 / 为什么男人都懦弱

228 / 何日君再来

234 / 噢裘德，请你不要忧伤

238 / 京城与 NORTH 在一起

夏

247 / 有关茉莉的梦和身体

253 / 一个叫齐丹的男人

继续向左





录

- 被遮蔽的天空 \ 259
《去年在马里昂巴》 \ 266
老鹰被人捅死了 \ 270
流血的沈阳男人 \ 281
我可以摸你的手吗 \ 292
二二的远行，小滋的梦 \ 299
在酒廊里荡秋千说废话 \ 305
风里开始有秋天的味道 \ 313
又遭遇上林先生 \ 318
辞职了的小滋，无所事事 \ 328
擂台被捕了 \ 333
我们一起去西藏吧 \ 336
被打断的西藏梦 \ 341
女子命运，犹如雨点 \ 3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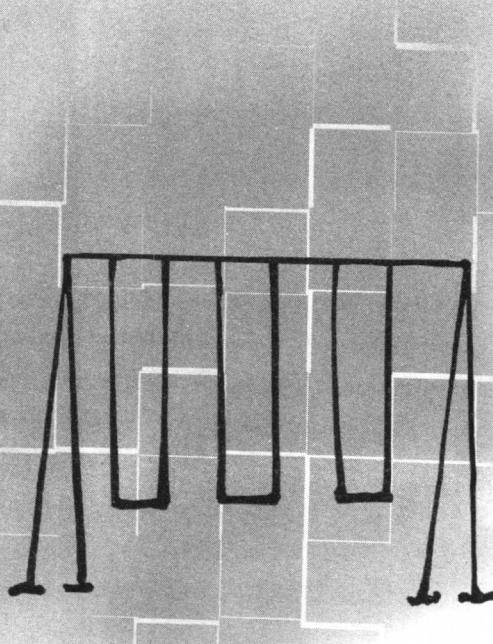


后来

- 桃花给小滋的信 \ 353
英雄钢笔给小滋的信 \ 354
何小滋的西藏梦 \ 355

秋

小滋躺在秋千椅上，
随着秋千轻轻晃着，
感觉自己就像坐船在平静的海上行驶着，
只要一抬头，
就看到锦绣花园的楼房，
还有楼房之间的那片天空，
天空上有很多星星，
还有那个大大的圆月亮……



十二楼的女郎过生日

一块烤牛排，内有睡眠，外有红颜，晨有观点，夕有情感。情感里一切在休闲，情感里一切在攀登，情感里有服从，有承认，有反复，完全误解了就有熬煎。所有的规范都有汽船，所有的窗帘都像床单，所有的黄色都有区别，所有的圆都有旋转。这就形成了芸芸众生。

芸芸众生里有一场台风。烤牛排在一个西餐馆里，这份烤牛排的主人对打领结的男侍者说要 6 成熟的。当烤牛排和一个立体主义女大师莫名其妙的话纠缠在一起时，盘子里的食物倒上升出哲学意义来了。哲学里的一块肉排，一种盲目的激动是雄浑的而且是最大的。

派比安跳了一阵街舞后撤了，派比安应该是个 35 岁的男人，帅气得像法国男星尚樊·佩雷。派比安的女友叫碧丽丝，今年可能是 25 岁。派比安和碧丽丝是一对情侣，他们来自太平洋。派比安是风之子，和潘帕斯草原的马拉多纳的拍档长头发卡吉尼亚共享“风之子”这个名字。碧丽丝听起来像一个好莱坞女





星的艺名，让人想起大嘴美人朱丽娅·罗伯丝，那个落跑新娘。从太平洋来的碧丽丝也是个落跑新娘，她的新郎就是派比安。洞房之夜，调皮的碧丽丝忽然想和她心爱的情郎派比安玩个恶作剧。碧小姐和派大哥耳鬓厮磨好多年了，从她十五岁那年开始。可是派比安总是在等待一个梦中情人的出现，因为碧丽丝虽然顽皮可爱，在派比安看来太像自己的小妹，派比安的迟迟不表白让碧丽丝神伤，终于在派比安 35 岁的那一年，他发现自己真正爱的女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的碧丽丝。现在她想玩失踪，让着急的派比安找她，作为对派比安的小小报复，而她可以在暗处偷着乐。就这样派比安找碧丽丝找到了江南，他没有找到他的新娘碧丽丝，从杭州又到另一座沿海的城市匆匆地找。

派比安和碧丽丝的爱情故事是何小滋编的，何小滋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律师。也许是因为律师这个职业，使她的想象力不够独特，所以何小滋编织的这段派碧恋，听起来有点像英国女人简·奥斯丁的一部小说——《曼斯菲尔德庄园》。奥斯丁一生共写了 6 部小说，何小滋看过其中的 5 部：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爱玛》、《理智与情感》、《曼斯菲尔德庄园》、《劝导》。这足以表明何小滋，她是个喜欢英国式的下午茶和中产阶级小情小调趣味的女人。

继续向左





在一个无聊的午后，外面狂风大作，吹得十二楼办公室的窗外呜呜地尖叫，何小滋奇怪地笑了，她忽然觉得派比安台风就是一个勇猛的英俊男人。十二楼办公室的窗子稍稍平静了几天后，外面的大风又一次在窗子边呜呜地叫着。这一次，何小滋下楼走在大街上，感觉台风就像一个爱赤脚在大街上撒欢奔跑的俏女人。她有着长长的卷发，天真烂漫的表情，像水中的鱼一样跳跃。一条没穿衣服的鱼。想起这句话，何小滋又自顾自笑起来。当气象小姐在播报了今年第九号台风派比安的离去，第十号台风碧丽丝的到来时，何小滋在自己的办公桌边，一边想着派比安和碧丽丝的爱情故事，一边用艳黄色蜡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两个挺卡通的小人，他们一个是男人派比安，一个是女人碧丽丝，两个卡通小人倒有些朱德庸的漫画味道，当然比朱德庸要差十万八千里呢。这一年漫画、卡通像台风一样大举入侵成年人的时尚生活，何小滋也被感染得不轻呢。

何小滋是个律师，谁说一天到晚和法律条文打交道的律师就不可以有罗曼蒂克的梦想？更何况何小滋是个漂亮的女律师。比如气象学，这应该是一门枯燥的学问吧，但我们的气象专家却很有诗意，他们非常有趣地给太平洋上的台风取个叫派比安和碧丽丝的名儿，多么可爱的名字呀。女律师何小滋偷闲也常常在



十二楼上做梦，因为十二楼已经离地面比较远，偶尔会让何小滋有飘然出尘的错觉。顺着那错觉一路攀升，就可以假设：如果何小滋的办公室是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茂凯悦的88层楼上，她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衣带飘飘的敦煌飞天小姐。何小滋有一天在办公楼下面的那条武林街上转，看到一张莫文蔚的专辑，专辑的名字就叫《十二楼》，她马上就买回来了，买回来一放，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，有一种半是空灵，半是人间烟火的感觉，因为这首《十二楼》的歌，从此她就喜欢上了自己办公室的楼层，十二楼。悬在半空，离地面不远也不近。站在楼上看，地面上的人不会清楚得纤毫毕见，但也不会在十二楼的高度上，把人类异化成细小的蚂蚁。十二楼既没有远离人世，又可以暂避人世。

派比安和碧丽丝擦肩而过。谁让碧丽丝存心要和她亲爱的小派捉迷藏呢？看来迷藏还要再捉下去。碧丽丝在杭州玩了两天后觉得无聊，就去别的地方玩去了。日常生活一切照常进行，只有喜欢怀旧的老人，由这两场台风回忆起1987年，说起了那年西湖边的很多杨柳全被狂暴的台风连根拔起的旧事。台风一走天气又热起来，小滋这个下午吃掉了两份冰淇淋，还好不是哈根达斯的。小滋就出生在一个经常刮台风的日子，台风过后，秋老虎接着汹汹地来了。秋





老虎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，因为他是个像程咬金张飞那样暴躁的男人，还经常出尔反尔，很少有女人会喜欢他，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个老光棍。

小滋今天要过生日了，像很多自恋的女人一样，小滋也是喜欢过生日的。为了这个日子，昨天她来到杭城最高档的一家大商场，花了八百块钱买了一条黑色的波西米亚风格的纱裙，她知道在此地有风的日子里，在一个如水般风情的城市，一条质地优良的波西米亚裙可以穿出十二楼女人的档次，和黑色花边被风吹皱时的神秘味道。等到傍晚，杭州的南山路上，一个氛围优雅的饭店，在西子湖边的，有个男人为她准备了两个人的小型生日宴。南山路被当地的媒体评为杭州最小资的街，除外地的游客外，经常光顾这条小资街的本地人，也都抹上了一层小资的胭脂。

十年来，每年的这一天，何小滋倒是不曾寂寞过，她的对座总是有一个陪她过生日的男人，十年的时间，说到底不过是变换了几张生日那天坐在她对面的面孔。白一点的，黑一点的，俊一点的，丑一点的，她记忆里并没有太丑的男人，那些不同的男人面孔加起来并不算太多。

小滋穿着新裙子，她的脑子里浮现出一部电影的镜头。那是二战时期的柏林，也有一个过生日的名叫艾米的女人，穿上了湖蓝色的紧腰身长裙，祝福她生

